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編號 D8644800

全像 三冊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彭城張竹坡批評

第一奇書

玩花書屋藏板

科2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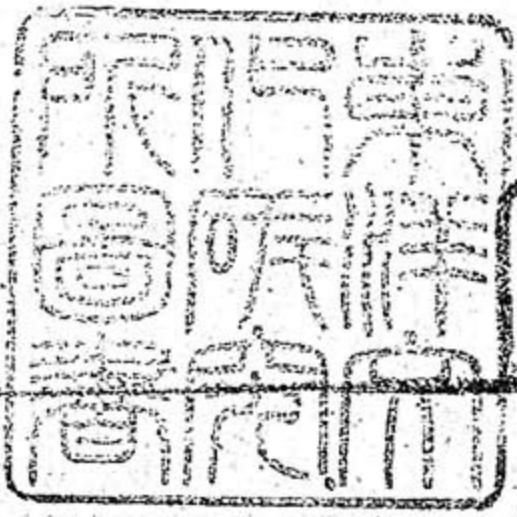
K 21726

金瓶梅



雙紅堂
小說
49(3)

三



第一回

此書單重財色故卷自一詩上解悲財下解悲色

一部炎涼書乃開首一詩並無熱氣信乎作者注意在下半部而看官益當知看下半部也

二八佳人一絕色也借色說入則色的利害比財更甚下文

一朝馬死二句財也三杯茶作合二句酒也三寸氣在二句

氣也然而酒氣俱串入財色內講故詩亦串入小小一詩句

亦章法井井如此其文章為何如

開講處幾句語頭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書總不出此幾句

然却是一起四大股四小結股臨了一結齊上整上一篇文章

字斷落皆詳批本文下

料2972 (3)

上文一律一絕三成語。未復煞四句成語。見得痴人不悟。作孽于酒色財氣中。而天自處高聽卑。報應不爽。也是作者蓋深明天道。以立言。故金剛經四句。又一部結果的主意也。嘗看西門死後。其敗落氣象。恰如的確確的事。亦是天道不深不淺。恰上好。該這樣報應的。每疑作者非神非鬼。何以操筆如此。近知作者騙了我也。蓋他本是向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故真是天理。然則不在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又何以謂之天理哉。自家作文。固當平心靜氣。向人情中討結煞。則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

一部一百回。乃了第一回中。如一縷頭髮。千絲萬絲。要在頭上一根繩兒。扎住。又如一噴壺水。要在一提起來。卽一線一



線同時噴出來。今看作者。惟西門慶一人是直說。他如出伯爵等九人。是帶出月娘三房。是直敘。別的如桂姐玳安玉簫子虛瓶兒吳道官天福鳳寶吳銀兒武松武植金蓮迎兒敬濟來興來保王婆諸色人等。一齊皆出。如噴壺傾水。然却是說話做事。一路有意無意。東拉西扯。便皆敘出。並非另起鍋竈。重新下來。真正龍門能事。若夫敘一人而數人。于不言中躍上欲動。則又神工鬼斧。非人力之所能爲者矣。何以見之。如敘大了頭玉簫。拿蒸酥是也。夫了頭則了頭已耳。何以必言大了頭哉。春梅固原在月娘房中做小了頭也。一言而春梅躍然矣。真正化工文字。

此回內本寫金蓮。却先寫瓶兒妙筆。



寫春梅用影寫法寫瓶兒用遙寫法寫金蓮用實寫法然一部金瓶春梅至不垂別淚時總用影寫金蓮總用實寫也寫春梅何不于首卷內直出其名哉不知此作者特為春梅留身分故也既為了鬟不便單七拈出勢必如玉簫借拿東西或傳話時出之如此則春梅掃地矣然則俟金蓮進門或云用銀自外遞買來亦不知一部大書全是這三個人乃第一回時如何不點出也看他于此等難處偏能不費絲毫氣力一筆勾出且于不用一筆處勾出不知其文心是天仙是鬼怪看者不知只說是李東西賞大福豈不大差未出月娘乃先插大姐帶出敬濟是何筆力

出敬濟止云陳洪了可耳乃必云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者見蔡太師翟雲峯門路皆從此一線出來然則又于無筆墨處將翟雲峯蔡太師等一齊點出矣後文來保賂相府時必云見楊府幹辦從府中出來進見蔡攸必云同楊幹辦一齊來則此句出蔡京翟雲峯等益信矣文章能事至金瓶梅真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七通八達八面玲瓏批之不盡也金瓶內每以一筆作千萬筆用如此回玉皇廟謂是結弟兄謂是對永福寺作雙時起結謂是出武松謂是出金蓮謂是籠罩官哥寄名瓶兒薦亡等事也總之一筆千萬用如神龍天祭變化不測的文字

一回冷熱相對兩截文字然却用一筭即串攏痕迹俱無所謂筭者乃在玉皇廟立壇座下一個虎豈不奇絕

一回兩股大文字。熱結冷遇也。然熱結中七段文字。冷遇中兩段文字。兩七相對。却在參差合筭處。作對鎖章法。如正講西門慶處。忽插入伯爵等人。至滿縣都惧怕他。下忽接他排行第一。一直與覆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合筭無一線縫處。正講武松遇哥七。忽插入武大別了兄弟。如何如何許多話來。下忽云。不想今日撞着自己嫡親兄弟。直與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合筭無一縫處。此上下兩篇文字對峙處也。無心撞着。却是嫡親兄弟。有心結識。反不好敘。齒掩映處。最難過。最難堪。

熱結處。何以有七段文字。自大宋徽宗。至無不通曉。是一段自結識的。至都惧怕他。是兩段。自排行第一。至又去調弄婦

人是三段。自西門慶在家閑坐。至只等應二來。與他說是四段。自正說着。至伯爵舉手和希大一路去了。是五段。自十月初一至過了初二。是六段。自次日初三。至和子虛一同來家。是七段。此是熱結的文字已畢。下文則冷遇的文字了。切勿認應伯爵來。遂看虎猶是西門慶邊的文字。

冷遇兩段。則一段是武大的文字。一段是金蓮的文字。伯爵兩人看去。固是引子。卽武松打虎見官諸事。亦是信藥也。看他寫熱結處。却用漸七逼出。如與月娘閒話。是一頓。伯爵希大來相約而去。是一頓。初一日收分資。是一頓。初二日知會道士。是一頓。初三日吃早飯。又是一頓。至廟中調笑。又是一頓。總說吳道士請燒紙。而伯爵謙讓。又作教層刷洗。方人



本題若冷遇却是一撞。上着乃是嫡親兄弟便見得一段一真。有安排不待安排處。

描寫伯爵處。純是白描。追魂攝影之筆。如向希大說何如我。說又如伸着舌頭道。爺儼然紙上活跳出來。如聞其聲如見其形。

水滸上打虎。是寫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撲。金瓶梅却用伯爵口中幾個恁的恁的一個。就像是一個又像。便使水滸中費如許力量。方寫出來。着他却一毫不費力便了。也是何等靈滑。手腕。打虎時是何等時候。乃一拳一脚都能記筆。清白。即使武松自己恐用力後亦不能向人如何細說也。豈如在伯爵口中描出為妙。

篇內山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順。看者止知說月娘賢德。為下文能容衆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隨一讀書守禮之夫。主則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為雅。謹守閨範。防微杜漸。舉案齊眉。便成全人矣。乃無如月娘止知依順為道。而西門之使其依順者。皆非其道。月娘終日聞夫之言。是勢利市井之言。見夫之行。是好險苟且之行。不知規諫而乃一味依順之故。雖有好資質。未免習俗漸染。後文引敬濟入室。放來旺進門。皆其不聞婦道。以致不能防閑也。送人直出大門。妖尼晝夜宣卷。又其不聞婦道。以致無所法守也。然則開卷寫月娘之百依百順。又是寫西門慶先坑了月娘也。泛泛讀之。何以知



作者苦心

作者做月娘既另出筆墨。便直欲做出一個賢婦人。後文就不該大書特書。引敬濟入室等罪。既欲隱也。做他個不好的人。又不該處也。形其老實。然則寫月娘。信如上所云。一個可以學好向上的人。西門慶不能刑于遂致不知大禮。如俗所云。好人到他家也不好了也。故百依百順。是罪西門。非讚月娘。

寫月娘。何以必云是繼室哉。見得西門慶孤身獨自。卽月娘妻子。向是個繼室。非結髮者也。故其一生動作。皆是假景中。擬傀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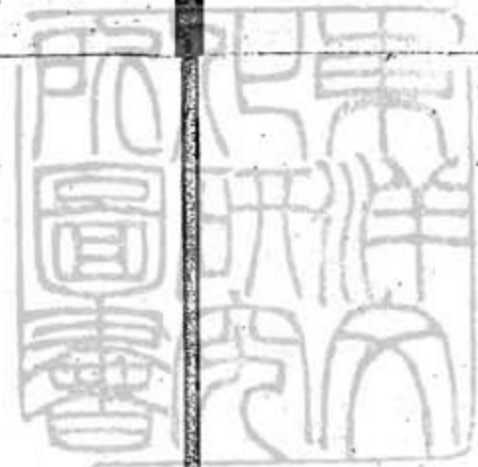
寫月娘惡處。又全在繼室也。從來繼室。多是好心。先生何則。因彼已有妻過。一旦死別。乃續一個人。來則不但他自己心上。怕丈夫疑他是填房。或有兒女。怕丈夫疑他偏心。當家怕丈夫疑他不如先頭的。卽那丈夫心中。亦未嘗不有此幾着疑忌在中心。故做繼室者。欲管不好。不管不好。往也。多休戚不關。以好好先生爲賢也。今月娘雖說沒甚奸險。然其舉動處。大半不離繼室常套。故百依百順。在結髮則可在繼室。又當別論。不是說依順便是賢也。是四字又月娘定案。又繼室定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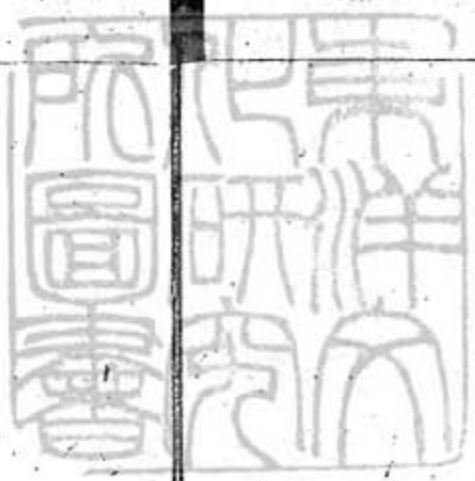
寫西門對子虛。却句句是瓶兒。寫子虛來入會。却又處也。是瓶兒。西門心照那邊。瓶兒心照這邊。已將兩人十分異樣親密處。寫得花團錦簇。好看殺人。真有筆不到而意到之妙。



凡人用筆曲處一曲兩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何則如本意欲出金蓮，却不肯如尋常小說云：按下此處不言，再表一個人姓甚名誰的惡套。乃何如下筆。因思從兄弟冷遇處，帶出金蓮，然則何如。出此兩兄弟，則用先出武二，如何出武二。則用打虎如何。出打虎，是先舊要。先出武二矣。不則依舊要。按下此處再講，講何縣出，不拿虎矣。夫費如許曲折，乃依舊要。按下另講文章之秀，亦秀不至此。不知作者乃眼關一處矣。何則。玉皇廟固黃河發源之所，瓶兒既于此處出，金蓮能不于此處出哉。故一眼觀見玉皇廟，四大元帥作者不覺擱筆拍案大笑也。然而其下筆時，偏不即寫元壇，乃先寫老子青牛，又寫二重殿，又寫側門，又寫正面，西三間，殿廳，又寫

吳天上帝，又寫紫府星官，方出四大元帥。文至此，所謂曲折亦曲折盡矣。看他偏不即寫元壇，乃又更先寫馬元帥帶出，朝間討好，使本文熱結中意思，柳遮花映，八面玲瓏。至此該寫趙元帥矣，偏又不肯寫下，又放過趙元帥，再寫溫元帥，又照人幫閒身分，放倒自己，奉承他人，使熱結本文不脫生十分美滿。後總又補轉元壇，元壇身邊方出兩虎，曲折至此，該用吳道官說出真虎矣，乃偏又漾開，偏又照管衆幫閒點染熱結本文，方用吳道官一點真虎。夫所謂打虎之人，尙杳然不知音信，止因一個回虎，便如此曲折，真不怕嘔血，不怕鬼哭。文至此，可云至矣。看他偏有力量，偏又照入打虎情景，在白頭光口中，偏又令伯爵又插一笑談，花遮柳映，又照入熱





結本文來夫寫一面照一面猶他人所能乃于寫這一面時却是寫那一面寫那一面時却原是寫這一面七穿八達出神入化所謂不怕嘔血不怕鬼哭是真不怕嘔血鬼哭者矣蓋人一手寫一處不能他却一手寫三四處也玉皇廟是一處十弟兄是一處道士是一處西虎是一處真虎是一處打虎人又遙在一處躍然欲動而滄州郡且明亡說出也後生家看此等文字而不心灰氣絕回家焚燒筆硯再不敢做文者是必目不一才實兼備不如之人也

夫不有子虛則新兒歸西門是無孽之人矣故必有子虛然子虛不雖有如無則掩兒又何以歸西門是故子虛是個影子中人今于影子中人上場不加一番描寫渲染則何以見

其為影子中人哉故曰于排次第時見之矣何則若論勢字當從財生西門慶家不是世代闊闊止因有幾貫錢方能使勢也夫既以錢為主子虛之錢較西門為加倍如此應該子虛為大乃不但不能僱西門之左且不能居應謝二人之上而應謝二人明也知其財主亦絕不相讓則子虛為誰有如無之人不言已喻而財必至為他人之財妻必至為他人之妻此時已定局矣故無論他益于累萬的家財必先看他有好兒子沒有總定得是他的不是他的文字妙處全要在不言處見試問看官有幾個看沒字處的人否

一回內句句三娘而玉樓亦躍上紙上此所關缺候官之法也

寫虎一段自入三間殿廳內一引入一漾開凡三四折方入吳道官文字又如穿花蝴蝶一遠一近煞是好看殺人

熱結文字却以花二娘起花二娘結而月娘作引卓二姐作餘波人只謂下文是瓶兒先請起不知一渡卽是金蓮文字作者之筆其如龍乎看他每不肯爲人先筆着

西門慶沉吟一會乃說出花子虛來試想其沉吟是何意思直與九回中武二沉吟一會相照西門一沉吟子虛死矣武二一沉吟李外傳王婆金蓮俱死矣而西門慶亦死矣然武二沉吟是殺人西門沉吟是自殺

寫金蓮云不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後文瓶兒出身又是梁中書侍妾春梅不必說矣然則三人大抵皆同作者蓋深



惡此等人亦見婢妾中邪淫者多也

冷遇哥嫂文中乃一云嫡親兄弟再云是我一母同胞兄弟再云親兄弟難比別人句句是武二文字却句句是敲擊十兄弟文字也

篇內金蓮凡十二聲叔七十一聲下作者却自入一句將上文十一聲叔上一總下又拖一句叔七便見金蓮心頭眼底口中一時便有無數叔七也蓋悟文章生動處不在用筆寫到之處

開卷一部大書乃用一律一絕三成語一諺語盡之而又入四句偈作証則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

水滸本意在武松故寫金蓮是寫武松是主金瓶梅本寫

金蓮故寫金蓮是主寫武松是賓文章有賓主之法故立言體自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一節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說出

里仁為美况近隣哉今子虛不善擇隣而與西門為隣卒受其禍武大與王婆為隣亦卒受其禍殆後瓶兒與金蓮隣牆又卒受其禍甚矣卜隣當慎也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一解 上解空去財

豪華去後行人絕
雄劍無威光彩沉

簫箏不響歌喉咽
寶琴零落金星滅

二解 下解空去色

玉階寂寞墜秋露
當時歌舞人不回

月照當時歌舞處
化為今日西陵灰

色箴

二八佳人體似酥
雖然不見人頭落

腰間仗劍斬愚夫
暗裡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畢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七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閃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也。雖是如此說，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存財色二者，更為利也。道士雖是如此說，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存財色二者，更為利害。怎見得他的利害？假如一箇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受盡無限淒涼，耐盡無端懊惱，晚來摸一摸米甕，苦無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厨前，愧沒半星烟火，妻子飢寒，一身凍餒，就是那粥飯，尚且艱難。那討餘錢沽酒，更有一種可恨處，親那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雲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勾與人爭氣？以上反正是這一個正是是

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財箴

到得那有錢時節，揮金買笑，一擲巨萬，思飲酒真箇瓊漿玉液，不數那琥珀盃流，更鬪氣錢可通神，果然是願指氣使，趨炎附勢，春換肩附勢的吮癰舐痔，以上正真所謂得勢登舟來，失勢掉臂去，古今交涼惡態，真有甚于此者。這兩等人，豈不是受那財的利害

處。此下分作四扇股法：色一股，財一股，看破的財，一股看破的色，借酒氣串入股，如今再說那色的利害，請看如今世界，你說那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閉門不納的魯男子，與那秉燭達旦的閔雲長，古今能有幾人？三個不怕色的人，做好樣至如三妻四妾，買笑追歡的，又當別論。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見了箇婦女，畧有幾分顏色，便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一到了着手時節，只圖那一瞬懽娛，也全不顧親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起初時不知用了多少濫錢，費了幾遭酒食，正是這一箇正是

三杯花作合，兩盞色媒人。酒箴

到後來情濃事露，甚有鬪狠殺傷性命，不保妻孥，難顧事業成灰。就如那石季倫，沒天豪富，為綠珠命喪，圍圍楚霸王，氣槩拔山，因



虞姬頭懸垓下兩箇不勝色真所謂生我之門死我戶看得破時
 忍不過這樣人豈不是受那色的利害處兩豈不是章法奇絕對時說便如此
 說這財色二字從來只沒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又單一
 便見得堆金積玉是棺材內帶不去的瓦礫泥沙貫朽粟紅是皮
 囊內裝不盡的臭汗糞土高堂廣廈玉宇瓊樓是墳山上起不得
 的亭堂錦衣繡襖狐服貂裘是骷髏上裹不了的敗絮看破後的財七十九
 回已後即如那妖姬艷女獻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鋒陣上將
 之則也軍叱咤獻威風朱唇浩齒掩袖回眸懂得來時便是閻羅對前鬼
 判夜叉增惡態羅襪一灣金蓮三寸是砌墳時破土的鋤鋤枕上
 綢繆被中恩愛是五殿下油鍋中生活看破後的色七十只有那
 金剛經上兩句說得好他說道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是一部大意

大結果大解脫見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
 所以有普淨也又單一隨着你舉鼎盪舟的神力到頭來少
 件也用不着看破向作對不得骨軟筋麻虛陪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却又要冰
 消雪散為西門慶說法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
 掩鼻而過之為金蓮比如你陸賈隋何的機鋒若遇着齒冷唇寒
 吾未如之何也已為伯爵華說法到不如削去六根清淨披上一領袈裟
 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
 得箇清閑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為普淨作案正是這一箇正是
 無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氣箴
 說話的為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為當時有一箇人家
 先前恁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着親友

兄弟一箇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箇。鬪寵爭強。迎姦賣俏。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空房。此一段是一部小金瓶。如世所云總綱也。正是。正是。天不肯使人命熱到地。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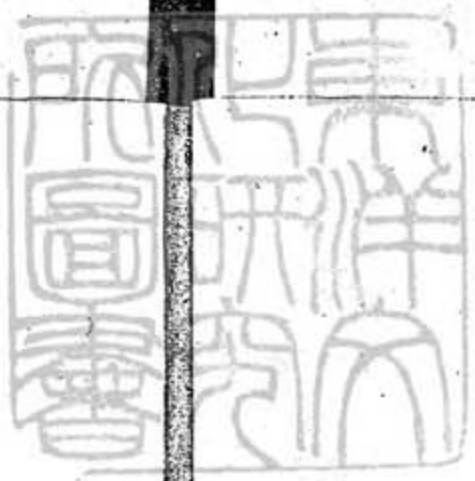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以上一部大書總綱此四句又總綱之總綱信手金瓶之純體天道以立言也

記清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中有一箇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梧。病根性情瀟灑。病根饒有幾貫家資。病根三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覆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賣藥材。就在這清河縣前開著一個大大的生藥舖。



現住着門面五間。到底七進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驛馬成群。雖算不得十分富貴。為後得幾主構財却是清河縣中一箇殷實

的人家。為後奢只為這西門達員外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箇兒子。却又百般愛惜。聽其所為。是不讀書所以這人不甚讀書。大書

一部作孽終日閑遊浪蕩。一自父母亡後。專一在外眠花宿柳。惹

草招風。學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是他一付作業的。結識的朋友。也都是些幫閑抹嘴。不守本分的。

人。第一箇最相契的。姓應名伯。字光侯。應伯爵如此出法原是開綉店舖。應員外的第二箇兒子。落了本錢。跌下來。專在本

司三院幫嫖貼食。因此人都起他一箇諱名。叫做應花子。又會一腿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二箇姓謝名希。大字子純。謝希

此出法所謂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父母雙亡遊手

好閒把前程丟了亦是幫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自這兩箇與西

門慶其合得來一東二人再敘下人其餘還有幾箇都是些跛落

戶沒名器的一個叫做祝實念表字真誠一箇叫做孫天化表字

伯脩綽號孫寡嘴一箇叫做吳典恩乃是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

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往來順手為放還有一

個雲叅將的兄弟叫做雲理守字非去一個叫做常時節表字堅

初一箇叫卜志道一箇叫做白賚光表字光湯說這白賚光舉人

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聽的他却自已解說道不然我也改

了只為當初取名的時節原是一箇門館先生說我姓白當初有

一箇甚麼故事是白魚躍入武王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賚



于湯有光取這箇意思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湯我因他有這假故

事也便不改了看他做出十弟兄雖一篇小小文章却參差錯落

而與西門慶說疎厚薄以及後文各人的行事終

身皆不煩言而畢見真化工說這一千共十數人見西門慶手裡

有錢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亂撮哄着他要錢飲酒嫖賭齊行正是

把盞仰盃意氣深兄弟抑何親

一朝平地風波起此際相交纏見心

總起西門交遊

說話的這等一箇人家生出這等一箇不肖的兒子又搭了這等

一班無益有損的朋友隨你怎的豪富也要窮了還有甚長進的

日子却又有一個緣故只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机深

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



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西門大官人這西門大官人先頭渾家陳氏早逝身邊止生得一個女兒叫做西門大姐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敬濟為室說西門浸潤下接手救出大姐敬濟蓋明陳洪者西門浸潤之門路也因陳洪而通楊戩因楊戩而通蔡京故大姐敬濟後報獨慘尚未過門只為亡了渾家無人管理家務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為繼室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注小名叫做月姐後來嫁到西門慶家都順口叫他月娘却說這月娘秉性賢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隨二語全為西月娘也已千房中也有三四個丫鬟婦女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伏雲娥玉又嘗與拘攔內李嬌兒打熱也嘗在家裡做了第二房

娘子前街又占着果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做了第三房只為卓二姐身子瘦怯時常三病四痛以上正出三房妻妾却是兩實虛却又去飄風戲月調弄人家婦女又氣至此一篇小文字

東家歌笑醉紅顏 又向西隣開玳筵
幾日碧桃花下臥 牡丹開處總堪憐

總起西門淫孽

話說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九月廿五日起頭九月十七日瓶兒死自七至五中餘七日七日來復之義西門三十三歲正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陽廿一少陽老變少所出月初三日却是我兄弟們的會期到那日也少以有孝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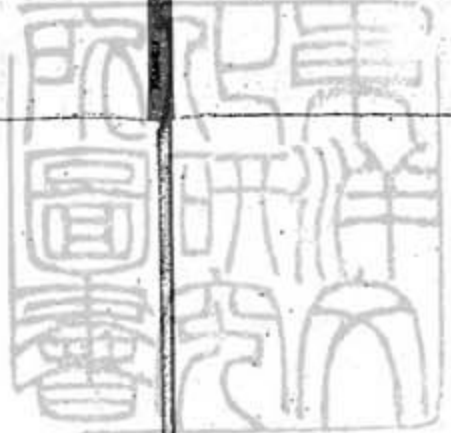
不的要整兩席齊整酒席叫兩箇唱的姐兒自恁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頑耍一日你與我料理料理吳月娘便道你也便別要說

起這干人那一箇是那有良心的行貨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
 撞屍我看你自搭了這起人幾時曾着箇家哩逆入現今卓二姐
 自恁不好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門慶道你別的話倒也
 中聽今日這些說話我却有些不耐煩聽他依你說這些兄弟們
 沒有好人別倒也罷了自我這應二哥這一箇人本心又好又
 知趣着人使着他沒有一箇不依順的做事又十分停當將後文
 終計與說諸事俱提出就是那謝子純這箇人也不失為箇伶俐
 內有五六兒諸人在也內有五六兒諸人在也
 能事的好人又暗希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只管恁會來會去終
 不着箇切實咱不如到了會期都結拜為兄弟罷明日也有箇靠
 傍些吳月娘接過來道結拜兄弟雖好只怕後日還是別箇靠的
 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個備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兒哩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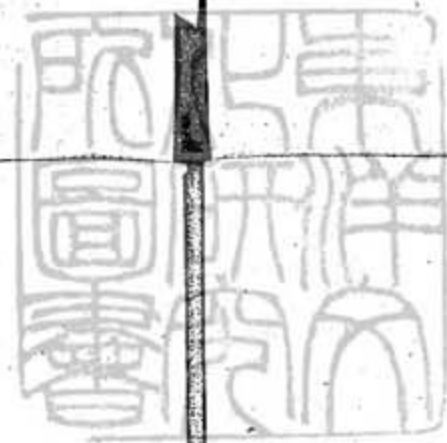


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得着却不好了咱只等應二哥來與他
 說這話罷出結拜又是正說着話只見一箇小廝見生得眉清目
 秀伶俐非覺原是西門慶貼身伏侍的喚名玳安兒走到面前來
 說應二叔和謝大叔在外見爹說話哩順手出玳安西門慶道我正說
 他他却兩個就來了一面走到廳上來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
 新盈的玄羅帽兒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脚
 下絲鞋淨襪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謝的謝希大希大處七
 希見西門慶出來一齊立起身來連忙作揖道哥在家連日少看
 西門慶讓他坐下一面喚茶來吃說道你們好人兒這幾日我心
 裡不耐煩不出來走走你們通不來傍箇影兒試問出華不如伯
 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說哥要說哩妙純是白描却是敦重筆因對
 拿筆筆法切須學之也

西門慶道哥你怕的是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甚麼自咱們這兩隻脚還趕不上一張嘴哩西門慶因問道你這兩日在那裡來伯爵道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箇孩子兒就是哥這邊二嫂子的姪女兒桂卿的妹子重親叫做桂如兒幾時兒不見他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到明日成人的時候還不知怎的樣好哩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二爹子萬尋箇好子弟梳籠他恐怕明日還是哥的貨兒哩帶出西門慶道有這等事等咱空閑了去瞧七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生得十分顏色希大說語通是隨着伯爵在西門慶道昨日便在他家前幾日却在那裡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卜志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幫着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他娘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承哥這裡送了香楮奠禮去因他沒有



寬轉地方見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的甚是過不意去西門慶道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沒多日子就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兒我正要拿甚答謝答謝不想他又做了故人既云兄弟乃于生死時只如此冷淡殺人寫了故人十兄弟身分如此一筆直照西門死後也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咱會中兄弟十人却又少他一箇了因向伯爵說出了月初三日又是會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兄弟們頑耍一日哩希大說出便不及伯爵一步所以妙也西門慶便道正是我剛纔正對房下說來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會去無過只是吃酒頑耍不着一箇切實倒不如尋一箇寺院裡寫上一箇疏頭結拜做了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有箇靠傍到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買辦三牲衆兄弟也便隨多少各出些分資不是我科派你們這結



拜的事各人出些也見些情分是大老伯爵連忙道哥說的是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盡自的心一承只是俺眾人們老鼠尾靶生瘡見有膿也不多便自謙寫盡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道結拜須得十箇方好必須十個

是這班人如今卜志道兄弟沒了却教誰補西門慶沉吟了一回說道試想其況吟爲何一箇花二咱這間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監

侄兒手裡肯使一股濫錢伏後轉常在院中走動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着一層壁兒與我甚說得來咱不如叫小廝去邀他

來算出子應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在院中包着吳銀兒的花子虛糜順出西門慶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個大官兒邀他去與他往來了咱到日後敢又有一個酒舖兒西門慶笑道傻花

子你敢言饕餮痞哩說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回西門慶旋叫過玳安兒來你到間壁花家說去你對花二爹說如此這般俺爹到

出月初三日要結拜十兄弟改叫我請二爹上會哩看他怎的說你就來回我話花二爹若不在家就對他二娘說罷玳安瓶兒此

所以必拉玳安兒應諾去了伯爵便道到那日還在哥這里是還

在寺院里好希大道咱這里無過只兩個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

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個去處玉皇廟永福寺須記清白是一部

始的桂子乃俗批隨分那里去罷西門慶道這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然則道家單管結拜那寺裏和尚找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官與我相熟他那里又寬敞又幽靜伯爵接過來道哥說

的是敢是永福寺和尚倒和謝家嫂子相好故要薦與他去的隨

手成趣亦映帶 希大笑罵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說上就放出屁來

講花二娘心事 了正說笑間只見玳安兒轉來了因對西門慶說道他二爹不在

家此作者為要出瓶兒也若俺對他二娘說來二娘聽了好不歡

喜說道既是你西門爹攜帶你二爹做兄弟那有個不來的等來

家我與他說又寫瓶兒作得至期一定攬撥他來多拜上爹四字

正對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又寫瓶兒為西門慶對應謝二

人說自這花二哥倒好個伶俐標緻娘子方說畢又拿一盞茶吃

了二人一齊起身道哥別了罷咱自去通知眾兄弟糾他分資來

哥這里先去與吳道官說聲西門慶道我知道了我也不留你罷

于是一齊送出大門來應伯爵走了數步回轉來道那日可要叫

唱的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兄弟們諧諧笑笑到有趣些說畢伯爵

舉手扯希大一路去了須知此段文字全為子虛話休饒舌撚指過了四五月

却是十月初一日初一日西門慶早起剛在月娘房裏坐的只見

一個纏留頭的小厮兒天福也者手裏拿着個描金退光拜匣走將進

來向西門慶磕了一個頭兒立起來站在旁邊說道俺是花家俺

爹多拜上西門爹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太官兒請俺爹去俺爹有

事出門了不會當面領教的聞得爹這邊是初三日上會俺爹特

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說爹這邊胡亂先應着等明日爹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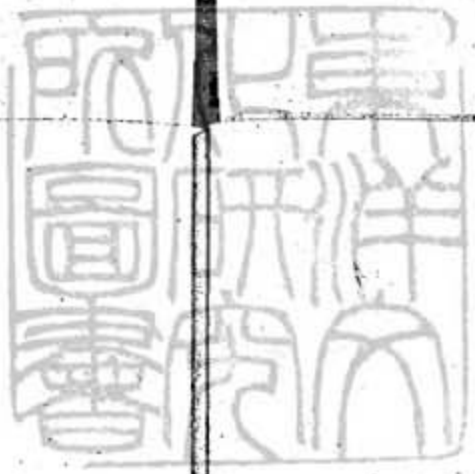
用過多少派開該俺爹多少再補過來便了西門慶拿起封袋一

看袋上寫着分資一兩便道多了不消補的到後日叫爹莫往那

去起早就要同眾爹上廟去那小厮兒應道小的知道剛待轉身

被吳月娘喚住叫大了頭玉簫在食籠裏揀了兩件蒸酥果餡兒





與他又出玉簫為春梅一影不然何以云大了頭也影出春梅因說道這是與你當茶的你到

家拜上你家娘你說西門大娘說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

兒哩那小廝接了又磕了個頭兒應着去了西門慶纔打發花家

小廝出門只見應伯爵家應賀夾着個拜匣玳安兒引他進來見

了磕了頭說道俺爹糾了衆爹們分資叫小的送來爹請收了西

門慶取出來看其總八卦封也不折着都交與月娘道你收了到明

日上廟好湊着買東西說畢打發應賀去了立起身到那邊看車

二姐剛走到生下只見玉簫走來說道娘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

怎的起先不說來隨即又到上房看見月娘攤着些紙包在面前

指着笑道你看這些分子止有應二的一錢二分八分銀子其

餘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子一般咱

家也沒曾見這銀子來收他的也污個名不如掠還他罷又應出

身分追魂攝影之筆也西門慶道你也耐煩去着能咱多的也包補在乎這

些說着不直往前去了又一到了次日初二日初二西門慶稱出

四兩銀子叫家人來與兒兒來與買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罈金華

酒和香燭紙扎雞鴨菓酒之物又封了五錢銀子旋叫了大家人

來來保兒必云大和玳安兒來與三箇送到玉皇廟去對那吳

師父說俺爹明日結拜兄弟要勞師父做紙疏辭晚夕就在師父

這裡散福煩師父與俺爹預備預備俺爹明早便來只見玳安兒

去了一會來回說已送去了吳師父說知道了須臾過了初二又

初初西門慶起來梳洗畢叫玳安兒你去請花二爹

到咱這裡吃早飯一同好上廟去心在一發到應二叔家叫他催

催眾人玳安應諾去剛請花子虛到來只見應伯爵和一班兄弟也來了却正是前頭所說的這幾箇人為頭的便是應伯爵謝希大孫天化祝實念吳典恩理守常時節白賚光連西門慶花子虛共成十個進門來一齊羅圈作了一箇揖伯爵道這時候好去了西門慶道也等吃了早飯着便叫拿茶來一面叫看菜兒須臾吃畢早飯又一項文西門慶換了一身衣服打選衣帽光鮮一齊進符玉皇廟來不到數里之遙早望見那座廟門造得甚是雄峻但見

殿宇嵯峨宮牆高聳正面前起着一座墻門八字一帶都粉牆色紅泥進裡邊列着三條甬道川緣四方都砌水痕白石正殿上金碧輝煌兩廊下簷阿峻峭三清聖祖莊嚴實相烈中央大



土老君背倚青牛居後殿

進入第二重殿後轉過一重側門却是吳道官的道院進的門來兩下都是些瑤草琪花蒼松翠竹西門慶擡頭一看只見兩邊門楹上貼着一副對聯道

洞府無窮歲月

壺天別有乾坤

上面二間厩廐却是吳道官朝夕做作功課的所在當日鋪設甚是齊整上面掛的是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兩邊掛着的紫府仙官側首掛着便是馬趙溫黃四大元帥當下吳道官却又在經堂外躬身迎接西門慶一起人進入裡邊獻茶已罷眾人都起身四圍觀看白賚光攜着常時節手兒從左邊看將過來一到馬元帥面



前見這元帥威風凜凜相親堂上面上壽着三隻眼睛便叫常峙節道哥這却是怎的說如今世裏開隻眼閉隻眼兒便好還經得多出隻眼睛看人破綻哩應伯爵聽見走過來道狀兄弟他多隻眼兒看你倒不好先點眾入笑了常峙節便指着下首溫元帥道二哥這個通身藍的却也古怪敢怕是盧杞的祖宗伯爵笑着搖叫道吳先生你過來我與你說箇笑話見那吳道官真箇走過來聽他伯爵道一箇道家死去見了閻王閻王問道你是甚麼人道者說是道士閻王叫判官查他果係道士且無罪孽這等放他還魂只見道士轉來路上遇着一個染坊中的博士原認得的那博士問道師父怎生得轉來道者說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轉來那博士記了見閻王時也說是道士那閻王叫查他身上只見佛出

兩隻手來是藍的問其何故那博士打着宣科的聲音道曾與溫元帥搖炮寫照說的眾人大笑一面又轉過右首來見下首供着個黃將軍威風凜凜上首又是一個黑面的是趙元壇元帥身邊画着一個大老虎白賚光指着道哥你看這老虎難道是吃素的隨着人不妨事麼伯爵笑道你不知道這老虎是他一個親隨的伴當兒哩謝希大聽得走過來伸着舌頭道這等一個伴當隨着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麼伯爵笑着向西門慶道這等虧他怎地過來西門慶道却怎的說伯爵道子純一個要吃他的伴當隨不的似我們這等七八個要吃你的隨你却不敢嚇死了你罷了總寫十兄弟說着一齊止大笑時吳道官走過來說道官人們講這老虎只俺這清河縣這兩日好不受這老虎的虧往來的人



也不知吃了多少就是獵尸也害死了十來人西門慶問道是怎么的來吳道官道官人們還不知道不然我也不曉的只因日前一個小徒到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那里去化些錢糧整住了五七日繼得過來俺這清河縣近着滄州路上有一條景陽崗崗上新近出了一個吊睛白額老虎時常出來吃人客商過往好生難走必須要成群結夥而過如今縣裡現出着五十兩賞錢要拿他白拿不得可憐這些獵尸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白晝光跳起來道咱今日結拜了明日就去拿他也得些銀子使西門慶道你性命不值錢麼白晝光笑道有了銀子要性命怎的眾人齊笑起來應伯爵道我再說箇笑話你們聽一個人被虎啣了他兒子要救他拿刀去殺那虎這人在虎口裏叫道兒子你肯可見的恐怕欲

壞了虎皮說着眾人哈哈大笑自上面三問至此繼是為冷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燒紙罷一面取出疏紙來

說疏已寫了只是那位居長那位居次排列了好等貧道書寫尊諱至此繼敘眾人一齊道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西門慶道

這還是敘齒應二哥大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爵伸着舌頭道爺可不折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只好敘個財勢那裡好敘齒若敘

齒還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兩件不妥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眾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應二哥如今居長却

又要叫應大哥了言下已反譏子虛沒用故倘或有兩個人來一箇叫應二哥一箇叫應大哥我還是應七二哥應七大哥呢西門

慶笑道你這搗斷腸子的單有這些閑說的謝希大道哥休推了

第一奇書

西門慶再三謙讓被花子虛應伯爵等一千人逼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二便是應伯爵第三謝希大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哥。有錢耳居第四其餘挨次排列吳道官寫完疏紙于是點起看燭衆人依次排列吳道官伸開疏紙朗聲讀道

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妙然則不過作成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孫天化祝寶念雲理守吳典恩常峙節白賚光等是日沐手焚香請旨伏為桃園義重衆心仰慕而敢效其誠管鮑情深各姓追維而欲同其志况四海皆可弟兄豈異姓不如骨肉是以當今政和年月日營備猪羊牲禮鷄馱金資幣叩齋壇虔誠請禱拜投

昊天金闕玉皇上帝

五方直日功曹 本縣城隍社令過往一切神祇仗此真香誓同鑒察伏念慶等生雖異日死與同時期盟言之永固安樂與共顛沛相扶思締結以常新必富貴常念貧窮乃始終有所依倚情共日往以月來誼若天高而地厚伏願自盟以後相好無尤更新人人增有永之年戶戶慶無疆之福凡在時中全叨覆庇謹疏

政和

年

月

日文疏

吳道官讀畢衆人拜神已罷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然後送神焚化紙錢收下福禮去不一時吳道官又早叫人把猪羊卸開雞魚菓品之類整理停當俱是大碗大盤擺下兩桌西門慶居于首席其餘依次而坐吳道官側席相陪須臾酒過數巡衆人請教

行令要笑哄堂不必細說正是

纏見扶桑日出

又看曦馭御山

醉後倩人扶去

樹梢新月纏彎

飲酒熱鬧間只見玳安兒來附西門慶耳邊說道好收娘叫小的

接爹來了說三娘今日發昏哩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隨即立起

來說道不是我搖席破座委的我第三個小妾十分病重咱先去

休只見花子虛道咱與哥同路咱兩個一搭兒去罷伯爵道你兩

個財主的都去了丟下俺們怎的花二哥你再坐回去西門慶道

他家無人俺兩個一搭裏去的是省得他嫂子疑心意在斯人不

真情玳安兒道小的來時二娘也叫天福兒備馬來了只見一個

小廝走近前向子虛道馬在這里娘請爹家去哩于是二人一齊

起身獨寫二人同來同行向吳道官致謝打攪與伯爵等舉手道

你們目在要娶我們去也說着出門上馬去了單留下這幾個

倒泰山不謝土的在廟流連痛飲不題却表西門慶到家與花子

虛別了進來問吳月娘卓二姐怎的發昏來月娘道我說一箇病

人在家恐怕你搭了這起人又纏到那去了故此叫玳安兒恁地

說開手即寫月娘無我不通真無禮不通殺人天下豈有以他人

通更之死信口出來作我前人之用乎且是對西門慶說其無禮不

可恨通更只是一日日覺得重來你也要在家看他的西門慶聽了

往那邊去看連日在家守着不題熱結十弟却說光陰過隙又早

是十月初十外十月初一日西門慶正使小廝請太醫診視卓

二姐病症剛走到廳上只見應伯爵笑嘻嘻走將進來西門慶與

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嫂子病體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





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因問你們前日多咱時分纔散伯爵道承
 吳道官再三苦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醉的要不的倒是哥
 早七來家的便益些又正前文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
 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教是吃了伯爵掩口
 道這等猜不着武松之筆却為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說不
 會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咱與二叔吃伯爵笑道
 不然咱也吃了來了又是這等說入咱聽得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
 要同哥去瞧看打虎前已安線在吳道官口中今止用伯爵來
 打虎真是好看武松又真是好看二十分分在一周詰描出金瓶筆法慣用此等也西門慶道甚麼稀罕
 事伯爵道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岡上那隻大虫昨日被
 一箇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伯爵

道哥說也不信你聽着等我細說于是手舞足蹈說道活現這箇人

有名有姓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明怎的避難在柴大官人庄上

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武大郎過這

景陽岡來怎的過了這虎怎的怎的被他一頓拳脚打死了一五

一十說來就像是親見的一般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段

文字武二出來武大亦出來而虛處打虎傳聞打虎者色七皆到却只是八個怎的兩個像是便覺奇絕妙絕說畢西門

慶搖着頭兒道既恁的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伯爵道哥不吃

罷怕悞過了又作非描伯爵為飯也知先不吃咱們倒不如大街上酒樓上

去坐罷又作印脫三人地步只見來興兒來放卓兒西門慶道對你娘說叫

別要着飯了拿衣服來我穿須更換了衣服與伯爵手拉着手兒

同步出來路上撞着謝希大笑道哥們敢是來看打虎的麼又作

西門慶道正是謝希大道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子是一回到臨街一箇大酒樓上坐下不一時只聽得鑼鳴鼓响眾人都一齊瞧看十倍聲價只見一對七纏鎗的獵戶擺將過來後面便是那打死的老虎好像錦布袋一般四箇人還抬不動虎是末後一疋大白馬上坐着一箇壯士就是那打虎的這箇人是打西門慶看了咬着指頭道你說這等一箇人若沒有千百觔水牛般氣力怎能勾動他一動兒是又照應西門慶道邊一句又使三箇飲酒評品按下不題武二已出故且用不着藥引單表迎來的這箇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雄軀糾七七尺以上身材闊面稜七二十四五年紀雙眸直豎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兩手握來近觀時好似一雙鉄確脚尖

飛起深山虎豹失精魂拳頭落時窮台熊羆皆喪魄頭戴着一頂萬字頭巾上簷兩朵銀花身穿着一領血腥納襖披着一方

紅錦

這人不是別人就是應伯爵所說陽谷縣的武二郎只為要求尋

他哥子百忙裡又點題面庶下文冷不意中打死了這箇猛虎被

知縣迎請將來眾人看着他迎入縣裡却說這時正值知縣陞堂

武松下馬進去扛着大虫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

自忖道不危地怎打得這個猛虎武松又便喚武松上廳參見畢

將打虎首尾訴說一遍兩邊官吏都嚇呆了知縣在堂上賜了三

杯酒將庫中眾土戶出納的賞錢五十兩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

人托賴相公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



敢受這些賞賜，眾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負罰，何不就把賞給散與衆人也，顯得相公恩與。不知者謂是武松好處，不知此自是作義要武松在河清縣中做都頭好。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與衆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抬舉他，便道：你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叅你在我縣裡做箇巡捕的都頭，專在河東水西擒拿賊盜，你意下何如？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巡捕都頭。衆里長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吃了數日酒，正要回陽谷縣去抓尋哥又入正文，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却也歡喜。那時傳得東平一府四縣皆知武松之名，正是

壯士英雄藝畧芳

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声名播四方

却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箇人叫道：兄弟，二字刺人心肺本縣相公抬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

歡從額角眉邊出

喜逐容容笑口開

這人不是別人，却是武松。日常每要去尋他的嫡親哥武大，知

伯簡口中及後文兩番敘說爲此一句也却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因時遭飢饉

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獩，起

了他箇諱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糙，頭臉窄狹

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抄實多欺侮他，這也不在話下。寫子虛武大是一類





是兩樣那且說武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
 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
 兩個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
 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照顧他照顧他依舊賣些
 炊餅閑時在舖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人個個都歡
 喜在大戶面前一方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
 要却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屋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
 男尺女皆無媽七余氏主家嚴勵房中並無清秀使女只因大戶
 時常拍胸嘆氣道我許六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幾貫家財終何大
 用媽七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賣兩箇使女早晚習學彈
 唱服侍你便了大戶聽了大喜謝了媽七過了幾時媽七果然叫

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箇使女一箇叫做潘金蓮出金一箇喚做

白玉蓮玉蓮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生得面淨小巧這潘金蓮

却是南門外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

姿色纏得一雙好小脚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

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王招宣習學彈唱閑常又教他

讀書寫字他本性机變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画眼傅粉施

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箇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

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金蓮小傳與西門到十五歲的時節王

招宣死了潘媽七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王

蓮同時進門大戶教他習學彈唱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

學琵琶又對琵琶玉蓮學箏這兩箇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

拍舉二人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
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膏新月張大戶
每要收他只得主家婆利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隣家赴席不
在大口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訝天台相見晚 劉郎還是老劉郎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這五件病症端的那五

大戶五件病症西門五件事端
這相對然有事不愁無病也

第一腰便添痛 第二眼便添淚 第三耳便添聾

第四鼻便添涕 第五尿便添滴

白有了這幾件病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
蓮百般苦打大戶知道不容却賭氣賠房奩要尋嫁得一箇相

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子又住着宅內房
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

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

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

候無人便迳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原是他的行

貨不敢聲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

呼死了金蓮起手試手段處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將金蓮

武大即時趕出武大故此遂尋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

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這金蓮自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

物猥褻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

何故將我嫁與這樣個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



味酒着緊處却是維肥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去處唱箇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絲錯配奴把你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獎他烏鴉怎配鴛鴦對奴真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稟伶俐配箇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担兒出去賣炊餅到晚方歸那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儘

瓜子兒

此處已伏簾子

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浮浪子弟

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撒謎語叫唱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日裡油似滑的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餛飩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哩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緊些免受人欺侮武大道我那裡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你是個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沒有銀子把我的釵梳湊辦了去有個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本

猶可爲善則

武大聽老婆這般說當下湊有十數兩銀子典了縣

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過活此一篇清



文用不想這日四字便瞞過，不想這日撞見自己嫡親兄弟當日
痛入的這一篇文字去妙也。兄弟相見心中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裡，喚出金
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岡打死了大虫的，便是你小
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絕映那婦人又手便向前
便道：「叔，一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二
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受禮。」兩個相讓了一回，都平盞了頭
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
頭來低着。寫婦人寫武
松毛髮皆動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款待武松說話中
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地看
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虫，畢竟有千百
筋氣，力口不言，心下思量道：又從打虎上入婦人心事，我一母
固云金瓶後用此曲筆也。一母

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
奴那世裡遭瘟撞着他來，如今看起武松這般人物，壯健，何不叫
他搬來我家住，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了。于是，一面堆下笑來，問
道：「叔，三，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
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箇
下處，每日撥兩箇土兵伏侍做飯。」婦人道：「叔，四，何不搬來家裡
住，省的在縣前上兵服侍做飯。」騰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
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吃。」五也乾淨。武松道：「深
謝嫂，七，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婦人？」可請來，厮會。」武松道：「武二並
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六，情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
道：「原來叔，七，倒長奴三歲。」叔，八，今番從那裡來？」武松道：「在滄

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七在舊房居住，不道移在這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七，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到這裡來。若是叔七，九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長。奴家生平性快，看不上那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武松。道家兒不惹禍，免得嫂七憂心。一路純是白描勾機二人在樓上一造二句的說，有詩為証。

叔嫂萍踪得偏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話說金蓮陪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家，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問道：大嫂你且下來，則個那婦人應

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七，十在此無人陪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

松道：嫂七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只是這

般不見便。又出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

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

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

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七，十休怪，沒甚管

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七，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

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七。將上文無數叔七至此一總怎的因菓兒也

不揀一筋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

嫂七相待，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亦不想這婦

人一片引人心，那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



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得倒低了頭。又描婦人吃了一歇酒醉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七嫂七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七十二此又你是必上心搬來家裡你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雖是金蓮的話却是一回的總結試思文不一法全在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嫂七厚意今晚不能過也把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奴這裡等候裡愆然正是

滿腔野意無人識

幾點碧桃春自開

第二回

此回前一段是金蓮文字知縣差出以後一段是武大武二文字桃簾以後是西門慶與王婆文字然則金蓮文字中又有武二文字也

金蓮武二文字中妙在親密親密的沒理殺人武二武大文字中妙在悽慘悽慘的傷心殺人王婆西門慶文字中妙在扯淡扯淡的好看殺人此等文字亦難將其妙處在口中說出但願看官看金蓮武二的文字時將身即做金蓮想至等武二來如何用言語去勾引他方得上道兒也思之不得用筆描之亦不得然後看金瓶梅如何寫金蓮處方知作者無一語不神妙難言至看武大武二文字與王婆西門慶文字

皆當作如是觀然後作者之心血乃出然後乃不負作者的
心血。

金蓮調武二處乃一味熱急雖寫其幾番閒話又幾番夾入
吃酒然而總是一味急燥不能寧耐處。

西門對王婆處却一味涎臉然却見面即問誰家雌兒次日
見面即云要買炊餅又口中一刻不放鬆也王婆勾西門處
却一味閒扯然却步步引入來是馬汨六引誘人人局處。

水滸中此回文字處已描金蓮却處已見武二意在武二故
也金瓶內此回文字處已寫武二却處已寫金蓮意在金蓮
故也文字用意之妙自可想見

寫武二武大分手只平平敘語何以便使我再不敢讀再忍
不住哭也文字至此真化工矣

篇內寫武松先用十幾個簾字一路影來而第一個簾字
乃在武松口中說出夫先寫簾字引入已奇絕矣乃偏于武
松口中逗出第一個簾字真奇橫殺入矣

上回內云金蓮穿一件扣身衫兒將金蓮性情影魂魄一
齊描出此回內云毛青布大袖衫兒描寫武大的老婆又活
跳出來

看其寫簾下勾情處正是金蓮西門四目相射處乃忽入王
婆且即從王婆眼中照入唱喏文情固爾緊湊的妙而情景
亦且傍擊的活動也

簾下勾情必大書金蓮總見金蓮之惡不可勝言猶云你若

無心雖百西門奈之何哉。凡壞事者大抵皆是婦人心邪強而成和吾不信也。

題云俏潘娘簾下勾情則勾情乃本文正文也。乃入手先寫武二夫勾引武二亦勾情也。然必勾西門方是簾下勾情。天未勾西門先勾武二有心勾者反不受勾無心勾者反一個眼色即成五百年風流孽冤天下事固有如此而金蓮安心勾情故此不着而彼着也。故勾武二又簾下勾情一影。

王婆本意招攬西門以作合山自任而不肯輕吐說出西門本意攬王婆以作合山望之而又不便直直說出兩人是。一樣心事一樣說不出一樣放不下一樣技癢難熬故斷吐續吐有這許多白話也。

試想捉筆時寫簾下一遇既接入王婆則即當寫西門到茶房中許以金帛便與王婆作合王婆即為承認畫計文章中固無此草率文字即西門入王婆茶房內開口便講其索然無味為何如也則說枝之妙又固文字頓錯處是亦兩人一時不得不然之情理也。

篇內知縣本為欲寫武二出門故寫一知縣却又因知縣要寄禮物乃又寫一朱勳文字有十成補足法此十成補足之法也不知又為後文衛千戶本官伏脉。

作者每於伏一線時每恐為人看出必用一筆遮蓋。

金瓶皆是如此如這回內寫婦人和他開了幾場落後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此

爲後落簾打西門之由。所謂針線也。又云武大心裡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是其用遮蓋筆墨之筆。恐人看出也。于此等處。須要看他學他。故做文如蓋造房屋。要使梁柱等眼都合得無一縫可見。而讀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筭。皆一一散開。在我眼中也。

此後幾回。大約同水滸文字。作者不嫌其同者。要見欲做此人。必須如此方妥。方妙。少變更。卽不是矣。作者止欲要殺金蓮。入西門慶家。何妨。隨手只如此寫去。又見文字是件公事。不因那一人。做出此情理。便不許此一人。又做出此情理也。故我批時。亦只照本文的神理。段落章法。隨我的眼力。此去卽有亦與批水滸者之批相同者。亦不敢避蓋作者。旣不避

嫌。予何得強扭作者之文。而作我避嫌之語哉。且卽有相同者。彼自批水滸之文。予自批金瓶之文。謂兩同心。可謂各有見。亦可謂我同他。可謂他同我。亦可謂其批爲本。不可易。可謂其原文本。不可異。批亦無不可。看西門慶問茶錢多少。問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又云與我做個媒也好。又云同何人兒也好。又云乾娘吃了茶。又云問壁賣的甚廣。又云他家做的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拿家去。都是口裡說的是。這邊心裡說的是。那邊心裡要說也。不出口裡。不說忍不住。有心事有求于人。對着這人。便不覺醜態。與露底裡。皆見。而王婆子則一味呆裏撒奸。收來放去。又自報脚色。又佯推不採。煞是好看。殺人至一塊銀子到手。王婆便先說你有心事。

而西門心事一竟敢于吐露王婆且先為一口道出寫得色字固是怕人寫得財字更是利害真追魂取影之筆也讀金瓶後而尚復敢云自能作小說與讀金瓶後而尚不能自作小說皆未嘗讀金瓶梅者也

頭一日點梅湯點和合湯第二日偏不即出問茶偏等他自已要茶偏又濃口點雨齋茶項口處皆是異樣紋錦千萬休匆匆看過

王婆自敘雜趣處皆小戶人家此等婦人三四十歲後必然之事甚矣六婆之不可令其入內也

書內寫媒婆馬泊六非一人名字王婆寫得如鬼如域利害怕人我每不耐看他寫王婆處也

寫王婆的說話却句句是老婆口聲口作老頭子不得作小媳婦亦不得故耳

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房說技

詞曰

芙蓉面冰雪肌生來娉婷年已笄孃孃倚門餘梅花半含
蕊似開還閉初見簾邊羞澁還留住金再過樓頭款接多
歡喜西門行也宜立也宜坐又宜假傍更相宜。右調孝

順歌

話說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自描旋打掃一間

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土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歇宿次

日早起武二早起也寫婦人婦人也慌忙起來寫婦人亦人化與他燒湯淨面

不便迎武松梳一洗二裏頓三出門去縣裡画卯婦人道叔叔一

画了卯早些來家吃早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的去了到縣裡

画卯已畢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那婦人又早齊七整七安排下

飯不使迎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

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撥箇土兵來使喚那婦

人連聲叫道叔叔二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

人雖然有這小子頭迎兒奴家見他拿東拿西跌里蹶斜也不靠

他映出上二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厮上鍋上灶不乾淨奴眼裡也

看不下這等人武松道怎的却生受嫂七了一段小文字寫武大

俱盡有詩為証

武松儀表豈風流

嫂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裡住

相思常自看衣綯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買餅

徹茶果請那兩邊隣舍又補都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松又安

排了回席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

做衣服那婦人捧下笑來便道叔叔三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

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箇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至此一

發一段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承差應事

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茶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覺過

意不去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的直漢有



話卽長無話卽去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

風緊刮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後

娘掃雪亦是十一月則知掃雪好大雪怎見得但見一回明月娘隱隱與金蓮同也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蕩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

濡滯子獸船頃刻樓台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鹽撒粉漫連

天當日時呂蒙正窻內嘆無錢

當日這雪下到一更時分却早銀粧世界玉碾乾坤是篇次日武

松去縣裏面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叫出去做買賣央

及聞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又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看官

是武松心裡自想到我今日着寔撩鬪他一鬪不怕他不動情那

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子下又點望見武松正在雪裏簾子

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簾子迎著笑道叔叔四寒冷武

松道感謝嫂嫂掛心入得門來便把盃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

手去接白描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挂在壁子上

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

奴等一早晨叔叔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

請我吃飯却纔又有作盃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

的請叔叔六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

煖鞋撥條梳子自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見把前門上了

門後門也關了後門出却搬些煮熟茶盤入房裏來擺在桌子上

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了婦人道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和叔

叔七自吃三盃叔叔上忽加我和武松道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

第一奇書



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
 來武松道又叫嫂嫂費心婦人也撥一條橈子近火邊坐了桌上
 擺着盃盤婦人擎盃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叔入滿飲此盃
 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
 叔九飲過成雙的盃兒武松道嫂嫂自請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
 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放
 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鬢半暈臉上堆下笑來
 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箇唱的有這話麼武
 松道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
 信只怕叔叔一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
 是了婦人道呵呀如問其聲你休說他那裡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

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通叔叔二且請盃又兼連篩了三
 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哄動春心那裡按納得住慾
 心如火只把閑話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已只把頭來低了
 却不來地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却拿火筋簇火婦
 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
 武松肩上一捏說道叔叔三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
 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上云八九分知了此云五七分不自
 來婦人見他不應匹手就來奪火筋口裡道叔叔四你不會簇火
 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又從
分不自在變到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筋
 却篩一盃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半盃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

第二十一回
 武松
 武松



我這半盞兒殘酒忽下一你字喚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
 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
 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武二是箇頂天立地膽齒鬚髮的男
 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不謂此書內有嫂嫂休
 要這般不識羞耻爲此等的勾當備有風吹草動我武二不認
 的是嫂嫂便迎見少頭都不認的是嫂嫂婦人吃他幾句搶得通紅了面
 皮便叫迎兒收恰了碟蓋傢伙口裡說道我自作孽子不值得便
 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火自往厨下去了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這婦人見拘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口了一場武松自在房中氣
 忿忿自己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裡歸來

推門進來放下担兒進的裡歸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
 道你和誰開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將
 去外人二字換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
 那厮忽將那我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
 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好於我不賴
 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憐舍聽見
 笑話武大聖人武二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
 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箇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一面出大
 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裡去也不答應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
 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裡那條路去了正不知
 怎的了婦人罵道賊餛飩更有甚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見見你

第一奇書 二回 九

走了出去我情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不肯在這裡住却不道你
害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魑魅他來
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樣
人你與了我一昏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裡再敢開口被這
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箇土兵
拿着條扁担逕來房裡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
做甚麽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緣
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裡再敢問備細緣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
裡面喃喃的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不知道一箇兄
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咬嚼人正是花木瓜
空好着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睛臨了乃丟去無救名
色獨以冤家結之則



今後真個武大見老嫂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不心中反是放不下
冤家了也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
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兜攬
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說這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
雪晴過了十教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
有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二年
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
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
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勗見做
殿前大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
若得你去方好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武松應道小人得

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此便去知縣大喜賞了武松
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
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
武大家武大却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交土兵去厨下安
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厮思
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怎的到日後我且慢問他婦人便上樓
去重勻粉面再整鬢髮換了些顏色衣服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
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交奴心裡沒理
會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
話特來要與哥哥說知不題嫂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箇人
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撥杌子打橫土兵擺上酒



并喫飯一齊拿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
只顧吃酒便不低頭了寫英雄人無心處便是酒至數巡武松問
迎兒討副勸盃叫土兵篩一盃酒拿在手裡看看武大道大哥在

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
三箇月少是一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爲人懦弱我

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武松亦云外人然假如你每日賣十扇
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每日遲出早歸不

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簾子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
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鬧等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

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我欲
吃過了一盃武松再斟第二盃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箇精細



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我哭亦不為人贊，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豈不聞古人云：離生大不入。那婦人听了這句話，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箇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箇不帶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响的婆娘，簪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不是那膿血搨不出來。」武大真箇螞蟻不敢入屋裡來，甚麼籬笆不牢。大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一塊瓦磚兒，一箇箇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在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

伶俐恰不道長嫂為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見有甚么小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悔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正是：

苦口良言諫勸多，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好愧難存坐，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盃酒，坐不住，都下的樓前，兄弟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痛殺人又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

討了脚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以下放過武二單請一文只說武大自
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七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聲吞氣，
繇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來，
漱了担兒，便先去除了簾子。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屋裡坐的那婦
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
天裡，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听信你
兄弟說空生着卯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繇他笑也罷，我
兄弟說的是好話，不知何故我只派落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噙在臉上道：
「濁物，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听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
「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
早歸家，便關門，那婦人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開

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簾子關上，大
門武大見了，心裡自己暗喜，喜在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有詩為証，

恨事關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雀兒

春心一點如絲亂

任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總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春
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簾子
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簾子自去房內坐的一
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箇人從簾子。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
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裡拿着叉竿，放簾子。簾子忽被
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上。
一路寫簾字至此方不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
另費筆墨生出簾子來，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

五六年紀生得十分浮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
玉欄杆圈兒長腰才身穿絲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
布襪兒手裡搖着酒金川扇兒金扇二現使教日不見越顯出張
的西門却又活跳出來生般麗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箇
眼色兒金蓮丟眼色也這箇人被叉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
時回過臉來看却不想是箇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髮上賽
鴉鴉的髮兒翠灣灣的新月的眉兒清冷上杏子眼兒香噴上櫻
桃口兒直隆上瓊瑤鼻兒粉濃上紅艷腮兒妖滴上銀盆臉兒輕
嬌上花朵身兒玉纖上葱枝手兒一捻上楊柳腰兒軟濃上粉白
肚兒空屋上尖起腳兒肉嫩上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
揪白鮮鮮黑裊裊正不知是甚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

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髻髻一逕裏髮出香雪周圍小簪兒齊
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葉眉襯着兩朵
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
短襖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刺香袋兒身
邊低挂抹胸兒重上紐扣香喉下往下看尖起金蓮小腳雲頭
巧緝山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
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裏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口笑臉生花
人見了魂飛魄喪賣弄殺俏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變做笑
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

一時被風失手，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嗔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王婆子入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王婆子道：那人笑道：倒不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那人婦人說：請情，理一時都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盡眼，不見王婆子。大的一唱個，啞回應道：小人不致那一雙，精在招花惹草，慣颯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回。一路純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

風月晴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自繇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得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

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一筆兩却在簾子下。簾子眼巴巴的，看不見那個人方纔收下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教語完勾看官聽說，你道這人

是誰，却原來正是那嘲風弄月的班頭，拾翠尋香的元帥，開生藥舖，張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一句投，只因他

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發送了當，已完。心中不樂，出來街上閑走，要尋應，信曾到那裏去散心。要子却從這武大門首經過，不想撞

了這一下子，在頭上，却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

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

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

逕。楚。入。王。婆。茶。坊。裏。來。便。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總。唱。得。好。個。大。肥。啫。便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關。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得。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素。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餛。飩。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脫。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又。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寔。猜。不。着。了。王。婆。哈。哈。笑。道。我。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他。的。葢。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听。了。跌。腳。笑。道。莫。不。是。人。

叫。他。三。寸。下。谷。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也。西。門。慶。听。了。叫。起。苦。來。說。是。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却。駝。痴。漢。走。美。女。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等。合。配。至此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菓。錢。王。婆。道。不。多。繇。他。歇。些。時。却。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罷。作。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楚。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郎。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

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個在屋裏？」又自西門慶笑道：「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听得大官人問做媒，做得好。」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令也有幾個，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即插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其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少？」

紀王婆道：「那娘子是癸亥生，屬猪的。交新年却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着起身去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點上燈來，正要開門，只見西門慶又差將來，遞去簾子底下，橈子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睃望。王婆道：「大官人吃箇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自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罷，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去了。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只道爲死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做理會。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恰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楚走。王婆道：「這刷子，楚得緊，你看我着。」

些甜糖抹在這斯鼻子上交他舐不着那斯全討縣裡人便宜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細些財鈔賺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蕭何只憑說六國唇鏑全仗話三齊舌劍隻鸞孤鳳雲時交杖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擺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麼九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背施求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畧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總用機關交李天王攔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攬掇淑女室相思遊

暖偷寒調弄婦娥偷漢子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趁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擗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盃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七點兩盃稠茶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陪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么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阿滿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窩蛤蜊麵熟盪盪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

要問他買四五十箇拿的家去。王婆道：若是買炊餅，少聞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總是探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良久，王婆在茶局內，冷眼張着他在門前。越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房裡來。王婆道：大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偏有閒情點染便道：老身看大官人，像有些心事的一般。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蹉跎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

我這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中節。大官人，你將耳朶來，你這兩日脚步兒勤，趕得頻，已定是記掛着閨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隨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邪日，又簾子時見了一面，恰是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王婆哈哈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箇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丟下這箇小廝，沒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

人家抱腰收小的，閑常也會做牽頭做馬泊六，也會針灸看病，西門慶听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叫這雌兒會我一面，主婆便呵呵笑道：我自說要官人，怎便認真起來，你也且看下回分解，有詩爲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交巫女會襄王

所
圖
書
印
書
印

